八十年代影评组

富晓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老家浙南文成上班。有两位先生经常约我看电影。一位是县文化馆创作干事王嘉棣老师，还有一位是我在卫校读书时的老师、中医理论家王贵淼先生。两位当时四五十岁年纪，装束整齐划一，兰卡其中山装，上衣兜别一支亮闪闪的钢笔，老成持重。每次见面，两位先生必言：“有空不?陪我看场电影。”

他俩都是当地影评组的成员，手头有票。免费看电影，我正求之不得呢。“二王”看电影，风格迥然不同。王贵淼老师像个“喇叭筒”滔滔不绝，双手捧着一只玻璃茶缸（可能是药房中盛什么药的罐），每当看到精彩之处，就高高托举起仰头咕噜咕噜喝茶。王嘉棣老师是个“闷葫芦”，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老是抽烟，一支接一支；立锥之地，烟雾缭绕，熏得我及邻座眼泪汪汪直翻白眼。

“二王”带我看电影，不是白看的，观后要谈观感。一句话也行，一个字也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两位前辈面前，我也不客气，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那时，我不是影评员，但我的一些观感，经常会以“观众某某某认为”的方式出现在“二王”的影评中。

“二王”戏谑中带着赞赏，称我为编外的“超级影评员”。我欣欣然。

那时的电影文化十分活跃，上至省市乃至全国，下至各县区几乎都有影评组。当地的影评组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它只是隶属于电影公司的一个松散组织。由电影院具体负责，不定期印发油印刊物《影评选辑》。影评组最初只有六七个人，大都来自文化部门，也有个别其他单位的。我与他们都有接触，闲聊时经常谈论电影，喜欢臧否电影人物。

1986年4月，影评组人员调整，我终于有机会正式“转正”了。记得与我一起进入影评组的还有青年文学爱好者苏哲。苏哲比我小几岁，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戴一副文绉绉的金丝眼镜。人前人后我管他叫“苏小妹”。当影评员最实惠的待遇，就是可以免费看电影。每逢新片到了，电影院提前给每位影评员赠送两张影票，装在信封专人送到案头。

送票的是一位我喊他“电影公司”的大叔，玉壶那晃旮人，说话轻声慢语。其实我小时候见过他，那时他还是小伙子送电影下乡，我们一群小屁孩欢呼雀跃，大老远就冲他喊：“电影公司来了，有电影看啦！”后来，我到县文化部门上班，与他的亲戚算是一个系统的人，彼此经常见面，我还改不了口一直管他叫“电影公司”，他也不以为忤，足足喊了十几年，以致我至今仍不知他的真名实姓。

从少年开始，我就是个超级电影发烧友。长期订阅《大众电影》杂志，半年装订一册，宝贝似的收藏于书柜最底层。不大的陋室，不太宽敞的墙面、天花板贴满电影海报；王心刚、刘晓庆、达式常、斯琴高娃等俊男靓女照在房间里摇晃。影院里放的电影几乎看个遍，不忍落下半个场次。我还有一个绝门功夫，就是喜欢的片子可以重复看，连续看N遍也不过瘾，可谓百看不厌。

位于建设路中段的电影院，是当年这个三等小县最繁华之处。每当夜晚降临，这里霓虹灯闪烁，人山人海。电影广场——其实算不上广场，也就是一片空地而已，两旁竖立着电影宣传画，其中有一块就是影评专栏。影评栏每期发两三篇影评，都是针对时下放映的新片的。那时打字还是稀罕物，影评都是哪位老先生用毛笔正楷抄写的。我是影评栏前的常客，过去专看别人的影评；后来成了影评人，也看自己的影评。影评栏前经常聚满人，有人还高声念出声来。

在影评栏上发表影评，于当时是一件非常显赫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在谈恋爱。有个夜晚与女朋友逛街，我连哄带骗将她“拐”到电影院影评栏跟前，相当于设计一个景场，让她无意间看到我写的影评。见有那么多的观众驻足观看，女朋友两眼发光，妩媚爱恋的眼神中骤然多了些许钦慕与崇拜……

现在想来，十分好笑；妄图虚荣，莫过于此也。

写影评的妙处，就在于自由，没有固定的框框或模式。我打小喜欢惊险侦破片，记得写的第一篇影评，就是《神秘的大佛》观后感。写这个影评时，我还在高中读书。到了影评组，我痴心不改，重点仍然倾向于惊险侦破片。《梅山奇案》《508疑案》等影片上映，我都写过影评。当年山城放映《林中迷案》，现在想来，这个电影其实拍得一般，但案件错综复杂，吊足我的胃口。记得当晚无眠，蛰伏斗室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千言，一挥而就。这个影评，后来被推荐到市里，供全市影评员交流之用。

影评组很少组织活动，大都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静观状态。印象中开了一次非正式的茶话会，正是电影《少年犯》风靡全国的时候，我们去影院观影之后，专门到县文化馆喝茶，专题讨论这部电影的艺术特色及社会意义。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只一杯清茶，大家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真可谓高山流水遇知音。会后，电影院专门推出了一期专刊，将有关影评汇集成册。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影评组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致销声匿迹了。八十年代影评组，相当于现在的“电影沙龙”，虽然短暂如昙花，却让人终生难忘。它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文化印记，更是八十年代那个火热奔放的时代赋予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举国同庆 （书法） 陆 康

一家人与一座岛

陶喻之

印象中陈燮君结缘沪上瀛洲——崇明岛由来已久，那还是他华丽转身涉足文博行业未几。当时弃舟登岸考察地面文物保护空闲，他就为祖国第三大岛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深深吸引；而作为一名见微知著，擅长发掘艺术魅力而独具艺术眼光的画家，陈燮君惊艳并沉醉于宝岛“清水出芙蓉”般原生态自然人文景观的天然纯真之美，几番踩点采风之后，“上海的香格里拉——崇明水墨写真作品展”，就这样如同湿地东滩尽头吐露的第一缕晨曦，于2002年夏秋两季分别在上海美术馆和崇明学宫展出。

自此而后，陈燮君对于崇明的绘画热情与日俱增，并由感性而理性愈加意境深沉；崇明的春夏秋冬，年复一年，留下的也已不止是他和夫人顾老师两人的脚印，还有女儿陈颖以及外孙辈三代共同的足迹。他们一起用画笔表述、展现江海横流、平畴农舍美景；描绘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异草奇花；捕捉姿色各异迁徙珍禽候鸟动态……陈氏祖孙三代对崇明岛生态人文景观心慕手追，倾注了一片真情实感；难怪花博会主办方之一崇明生态旅游集团，被陈氏一家二十年沉潜深耕崇明美术的执着精神感动，特地邀请陈氏父女三代在花博会期间举办崇明主题画展，让广大花博会观众共同分享画家印象记忆里的美丽崇明。

陈燮君不光在社会上是一位温文尔雅、循循善诱长者，在家庭里也是一名教导诱掖有方与和蔼可亲慈父家长，他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着下一代乃至第三代。女儿陈颖虽非美术专业出身，但其画艺、为人很有乃父之风。她自小就跟在父亲身后，向老伯伯和爷叔辈画家孔柏基、陈逸鸣、乐震文等请益讨教，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因而进步势头突飞猛进，曾多次父女合作联袂办展。而陈燮君孙辈画作也灵气弥漫，流露出不可小觑的才情潜力。

翰墨幽香盈三代，三代不出美术门。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和谐美好的艺术文化之家啊！陈燮君的美育经验也委实值得普及推广，符合推进“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全面小康社会，倡导与培养德艺双馨美育文化的时代需要。

记得法国艺术家罗丹曾经说过：美是无处不在的，关键在于有心人发现。我国北宋著名墨竹画家文同因为流连筼筜谷，悉心观察偃竹姿态并形诸笔端，卓然成为一代开派立宗的墨竹画派翘楚；苏东坡对于这位表兄的高度点赞，则凝结为不光针对艺术界的一句成语——胸有成竹。

崇明岛从前给人的印象，恐怕惟有金瓜、米糕、甜芦粟、老白酒、乌小蟹等充满乡土气息的美食。陈燮君数番慧眼识美打量，历数宝岛花香鸟语、生态文史而发现了大美，最终以其中西结合丹青形式艺术再现。正如他反复强调的，自己只不过是运用包括外国美术元素和样式在内的色彩语言与构图方式，彰显与传达了中国的、崇明的自然人文内涵与美的本质。此举堪称响应并践行了文同与罗丹选美、寻美、画美的艺举美意。“高呼与可唤罗丹”，陈燮君先生真为独具慧眼的艺术文化传播者！

细节传神

吴欢章

有些绝句往往在末句营造一个传神细节，犹如孔雀开屏，尾韵一展放射出夺目的艺术光辉。

有的绝句是依靠生动的视觉形象来构建传神细节的。且看宋代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闲敲棋子落灯花”，通过此时此地极富特征性的动作，把那种久等不至又欲罢不能，无可奈何又百无聊赖的落寞心情异常精细地表现出来，而且通过这个情景，我们还不难想见那种重友谊、喜交游的潜在心理。

有的绝句则是运用听觉形象来构建传神细节。请看唐代刘方平的《夜月》：“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奇暖，虫声新透绿窗纱。”“虫声新透绿窗纱”这个细节，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富有创造性。当时许多诗歌写早春或初春，大都寄情于草木，而此诗则率先透过“虫声”来报告“春气暖”，因而令人耳目一新。二是通过这种有声有色的“空镜头”，不仅传达出春天脚步的临近，而且表现出对春天来临的欢喜，从而透露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绝句在构建细节时，正确处理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这些细节不是孤立存在或生硬安插的，而是有机地与全诗融为一体。《约客》由户外写到户内，以户外那阴湿喧闹的氛围铺垫和突出了户内那等客不至的焦急心态；《夜月》从天上写到地下，以夜空的万籁俱寂放大了虫声新透的响亮春声。我们还应看到，这些细节不仅起着结构延展的作用，而且发挥着深化意境的作用。我们来看看李商隐的《花下醉》一诗：“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单看前两句，觉得诗人只是个爱花客，到了“更持红烛赏残花”，就觉得意味有了升华，一跃而为对美好生命或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这就由量变到了质变。

绝句中的细节，之所以传神，正有如前人所说：“写景幽深，含情言外。”它们如一条条通幽的小径、一个个望远的窗口，让我们贴近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

一份献礼

段皑皑

“段老师，您的《琴声放歌》这本书真好，小朋友特别喜欢。利用暑假时间，他已经在喜马拉雅上录制到第60首《天路》了，送给您作为教师节礼物！”

9月10日一早，我收到的这条短信格外醒目。打开短信后附上的“喜马拉雅”链接，60首按照《琴声放歌——建党百年百首二胡曲集》的曲目顺序排列，署名“天天演奏”的音频赫然在目。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细细聆听……

天天是杨浦区少年宫段皑皑二胡工作室的小学员，曾经参与《琴声放歌——建党百年百首二胡曲集》新书宣传片的拍摄。这本书，是给今年建党百年的一份献礼。我选取了近百年来一百首反映中华儿女心声、记录时代变迁的红色经典作品，将它们按创作年代编序，以文字、乐谱、音频的全媒体形式集中呈现给读者。在编写和录制的过程中，这些充满着强烈爱国热忱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描绘祖国壮丽山河，赞美幸福生活的作品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精神上的洗礼。我深信，它们将成为一颗颗红色的种子在更多读者，尤其是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那一刻，听着天天稚嫩却充满朝气的琴声，不禁让我回想起拍摄时的情景。那天骄阳当头，到拍摄结束，已是正午。我的脸被太阳直射得火辣辣，心里一直担心孩子们娇嫩的皮肤会被灼伤，又怕他们在高温下连续拍摄会太疲惫。没想到他们个个精神饱满，一遍遍拉奏着《映山红》，好像一群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小战士。拍摄圆满完成，看到他们井然有序地排队登上大巴，兴奋地挥手向我告别时，我的心亦如这暖阳，火热而明亮。我迫切地等待着书谱的上架，好购买100本，亲手赠与这些可爱的小读者。

叶圣陶曾说：“凡为教，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天天的60首乐曲演奏是他根据乐谱上标注的弓指法、文字提示以及演奏录音自学完成的。其自发的探索热忱和独立实践的勇气多么可贵！能从传统文化、红色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启迪幼小心灵更是令人欣喜！当我把音频发给委托我编写书谱的上海音乐出版社费维耀社长后，他连续回复了三个“棒”，外加三个红红的大拇指！

由男孩天天，我也想起自己的成长。我从1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直到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工作至今，始终与二胡为伴。在母校“和毅庄诚”的办学宗旨和优秀教学理念的培养下，在上海这座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熏陶中，更在领导的信任、提携，师长的指引、关爱，好友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成长，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得到了提升。前行的道路还长，我将怀抱感恩，演奏、弘扬、传播更多有温度、有道德、有筋骨的作品，也培养更多像天天这样的民族音乐传承者。

十日谈

从艺先从德

责编：殷健灵

明起刊登一组《魔都来了“飞禽走兽”》，责编杨晓晖。

家有传家宝

姚佳彤

今年初，父亲专门回了趟武汉。父亲幼年在武昌老城住过的房子面临拆迁，有许多旧物都要拿走。他一直惦记着，放在老房子卧室里的一对糖罐。

那是他祖母（也是我曾祖母）的嫁妆。父亲童年时，每每放学后，会在卧室条桌上的琉璃糖罐里，寻找其中水果糖，含一颗酸酸甜甜的硬糖……

这一对墨绿色琉璃糖罐，是清末民初的物件。曾祖母出嫁前，嫁妆里本没有它。她的母亲在嫁妆里又塞进了这一对糖罐。时间的滴答声里，琉璃糖罐见证家族的兴盛、繁衍和几经搬迁。后来，它们被放在老房子里卧室的原处，只是在这两个琉璃糖罐中间，从一座清代德国老钟，换成了爷爷奶奶的遗照。

从小，父亲生长在武昌城下清代留下的老宅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物件，耳濡目染。

十岁时，在一次玩耍中，父亲打碎了清朝的青花印泥盒盖，他觉得盖子都碎了，印泥盒还有什么用，索性整个扔掉。壮年后，父亲才意识到小小的印泥盒蕴含着沉甸甸的文化价值，对童年将古物弃之如敝履，追悔莫及。

一次在广州古玩市场，父亲再次看到和当年一模一样的印泥盒。他端详良久，盒盖上泛出常年使用过的蛤蜊光，恍然间仿佛时光倒流，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收入囊中。后来与海外朋友分享时，他了解到这个印泥盒有一个详细的名称——清代道光青花草龙方形印泥盒，出自清代道光年间的景德镇窑口，是典型的民间文房用品，存世量不少。

这次重逢，深深地刺激了父亲，到海外搜集各式各样的古玩，从清代木质印泥盒，到清代和田玉瓜棱印泥盒……

后来，父亲放弃了在武汉做了十余年的工作，到南方和母亲成家立业。在外漂泊的异乡人，渴望能有孩子增加家庭甜蜜的浓度。

有一次在越南河内博物馆旁边的集市，一个做工非常精美的清代水壶，吸引了父亲，壶上是一幅“麒麟送子”的景象：两个孩子手持莲花，两个孩子手持如意，最前面的孩子打着宝盖，青年才俊策麟（麒麟）扬鞭，抱着一个婴儿，不仅寓意吉祥，还成双成对，八面来风。造型质朴，刻划自如，清代出现较多的麒麟送子，是中国祈子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中国民间认为麒麟为仁义之兽，是吉祥的象征。俗传积德人家，求拜麒麟可生育得子。

或许老天听到了我父母的期盼。在购得此壶的次月，母亲便得知自己怀孕，肚中的孩子就是我。它的存在好像冥冥之中和我有某种联系，它美好的寓意和祝福，应验了我父母美好的愿望。

我问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收藏的，他若有所思，然后告诉我，“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我有点似懂非懂，查了后才了解“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在我眼里，文化自觉不就是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吗？

我家的“唐宋元明清”，如醇美之酒，越久越醇。